



# 奋斗者最快乐

■王福林

1919.5.4—2019.5.4。  
“五四”又至，驻足百年节点，让我们再次深情回望。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肯玉碎，勿为瓦全”，一百年前的5月4日，当一群年轻人这样呐喊时，他们或许不曾想到，他们的呐喊让当时“四万万人民苦难深重”的中国，从此开启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惊世巨变。  
“人代受冤，而清音独远。”是的，这呐喊像一声唤醒、一种激励、一道永恒的光，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永远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浮雕图案上，永远回响在千千万万渴望中华复兴的华夏儿女的心灵崖壁上……  
“一个历史事件被铭记，凭借的是意义的丰厚。”为什么全国有那么多的“五四路”“五四广场”“五四公园”“五四学校”？为什么一提到“五四”，人们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爱国、担当、青春、成长等词语？因为五四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马克思说：“青春的光彩、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生存发展全部包含在两个字中——奋斗。”拉长历史镜头，回望百年中国，正是一次次青春风暴中的奋斗，将九州华夏的青春画卷铺展得荡气回肠；1921年，13名

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成立了“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的中国共产党；1935年，指挥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士兵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红军，在长征中给地球上留下了永恒的“红飘带”；新时代，我国平均年龄仅33岁的航天科技队伍，不断收获着“上九天揽月”的豪迈……一支支年轻的“梦之队”用他们的奋斗告诉我们，无奋斗，不青春。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才能在奋斗中淬炼出最美的青春，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作为同新时代共同奋进的“强军一代”，广大青年官兵既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承载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广大青年官兵生逢其时，重任在肩。  
“这是一段红色青春的奋斗传奇”“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模样”……在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那年，我们正年轻》里，人们从那个一个个义无反顾投身国防建设的故事里，找到了奋斗的动力源——理想信念。

人生之大幸，莫过于个人目标与国家命运同向而行。青春之大荣光，莫过于个人成长与时代伟业交相辉映。心慕英雄、胸怀蓝天的“海空卫士”张超的每一次选择都以国家为重，以使命为先；“海归”博士黄贤俊拒绝百万年薪，回到母校国防科大勇挑科研重担；“逐梦女舰长”韦慧晓坚持在“战风斗浪中历练成长”……是理想，让他们紧跟时代砥砺前行，担当责任奋发有为，绽放最美丽的青春芳华。  
“不能打仗，国家要响于什么？不打胜仗，人民养响于什么？”这首歌，很多军人唱在心坎上提醒自己，落在行动上证明自己；作为军人，就是要围绕练兵备战这个主责主业不懈奋斗。  
拿破仑说：“如果你是军人，你的心里只能装着国家和国家的敌人。”歼击机安全飞行5000小时第一人王文常，“琢磨最多的是怎么能战胜强手”；“陆战之王”王锐说他“最大的担心是打不赢”；“独腿战士”郑明岗重返战位、百炼成钢，“即使倒下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特战女兵曹双双咬紧牙关、苦练本领，倔强蜕变为“铿锵霸王花”……练兵场上挥汗如雨，军旅人生才能征途如虹！  
作家路遥在其散文诗《祖国到底是什么》中写道：“祖国是什么？她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是村庄，是

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是绵延起伏的丘陵……”这山山水水、大江大河，在军人心中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军人是最知道祖国是什么的人，因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任务，都是对使命的宣誓、对祖国的承诺。无论何时，南海诸岛、雪域边关、高原密林、城市街道……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都有温暖的绿色。  
青春的底色是奋斗，青春最高的礼赞是奋斗，奋斗者最快乐。“只要有青春，就还有一手好牌。”强军路上，苦累相伴，但正如一名官兵所说，“既然点了Start按钮，即便是Hard模式，也要竭尽全力干一把。”有了这样的雄心，奋斗就会像爬山虎一样，把青春的绿色铺满攀缘的征途。  
青春梦与强军梦相连，我们能否始终激荡“以奋斗之我，创青春之国”的凌云壮志，不断迸发“红日初升”般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事关能否建设出“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的“少年中国”。  
“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红火五月，让我们再次启程，用青春而庞装点祖国容颜，用不懈奋斗书写抒情长诗，在强军画卷上留下不负时代的青春答案！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 枪王之王

■王钰凯 李友懿

特战队员许西会紧盯前方目标靶，射击场扬起的黄沙让他不由自主地眨眨眼。身边枪声响起，许西会急忙扣动扳机。还好，子弹稳稳穿过10环靶中心。  
“许西会，晚一秒你就是死！”站在身后的陈明突然向正在专注瞄准的许西会大吼，所有人都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陈明，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三级军士长，高级狙击技师。熟悉陈明的人都知道，他的过人之处，不仅是枪法准，更是因为他教出了2000多名狙击手。在陈明看来，一个枪王，不仅要射击技术好，还要有极强的组训能力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陈明对集训队员的训练非常严苛：为了练就平稳气息，他卡表让队员沿着400米跑道冲刺一圈，然后在1分钟之内穿10次针眼；为了磨性子，他将一把预先数好的大米粒随手扔到草丛，让队员一粒一粒捡出来，数出数目；为了提高食指扣压扳机的敏感度，他让队员用食指把堆叠在地上的牙签一根一根挑成“队列”；为了练就迎风迎沙不眨眼的定力，他拿来电风扇对着靶场上正在瞄准的队员眼睛吹，卷起的沙尘刺激得队员泪水直流，模糊了视线；为了练就过硬握枪功底，他让队员腰部压着30斤的沙袋，双肩扛着两块砖头，头上还顶着半瓶水……  
“好枪法只是基础，高手过招，比的是内力。”陈明解释道，“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仅要有精湛的射击技术，更要具备沉稳的心理素质。”  
为此，他大胆地采用具有危险性的信任射击课目，考验狙击手的心理素质。训练场上，陈明要求狙击队员互为射手和配手，在一定距离上交替射击对方手中的靶标。集训队员闯过这一关，才能从他手上领到“毕业证”。  
队员王文博和刘浩在进行信任射击训练时，王文博是射手，刘浩双手攥着插有苹果的筷子作为持靶人。射击口令下达后，刘浩突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师父，我腿软。”  
“腿软就坐凳子。”陈明面无表情地瞅着刘浩。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狙击手，是我最大的快乐

坐在凳子上，刘浩仍然紧张：“师父，看见枪口我就害怕。”  
“这一关必须过！来，你站到我后面。”  
射击场微微刮起阵风，比陈明高一头的刘浩缩着脖子站在陈明身后，呼出的热气全喷在陈明的后脑勺上。600米外，王文博扣响了扳机。呼啸的子弹脱膛而出——“哒！”苹果应声而碎。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狙击手，是我最大的快乐！”如今，陈明培养的2000余名集训队员中，有10余人荣立二等功，30余人荣立三等功，还有8人因在各类比武竞赛中取得骄人成绩而提干。



走进新疆军区某机步团野外驻训场，一场趣味“抓肥羊”比赛刚刚结束。比赛的优胜者们举起“战利品”欢呼呐喊，仿佛一群得胜归来的“部落勇士”。  
刘 摄影报道

## 当青春与“战火硝烟”相遇

■曹秋寒

2018年5月，通过层层选拔、集训，我作为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的一名法语翻译，穿越一万三千里实现了自己的维和梦。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这样评价：“马里是最危险的维和任务区。”这里，武装叛乱林立、暴恐袭击频发。  
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大本营部署在联军(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东战区加奥超营内。中国工兵分队派出了一支35人的分遣队到梅纳卡地区，执行工程建设任务。  
作为分遣队唯一的联络官，我负责着分遣队所有的对外联络工作，这让首次参加维和任务的“我倍感”压力山大。  
梅纳卡地区相当于国内的地级市，人口大约两万人，是西非撒哈拉沙漠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这里蛰伏着好几个恐怖组织大本营，被称为东战区“最危险的地带”。  
2018年9月4日凌晨，“轰”的一声巨响夹杂着清脆的金属炸裂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我。我下意识地快速穿戴好防护装具，冲向防空掩体，爆炸声又再

次传来……  
我们巡查后得知：梅纳卡营地民事区3间板房不幸被火箭弹命中，数名民事人员受伤，遇难地距我分遣队营房仅有150米。  
此后，梅纳卡营地的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火箭弹袭击事件接踵而至！  
12月，联军通报：不明武装分子在梅纳卡营地东北方向集结后数次召开秘密会议，梅纳卡市区多次丢失木材、电线等物品。“种种可疑迹象绝非巧合，我推测近期恐怖分子很有可能再次对梅纳卡营地实施恐袭。”分遣队指挥官刘海军在安全形势分析会上说。  
为有效锤炼每名官兵的应急处突能力，分遣队决定每天后半夜不定期组织安全防卫演练。在12月21日凌晨，刚结束安全防卫演练，疲惫的战士们正陆续回到宿舍休息。执勤哨兵下士王天均突然在对讲机中急促发出“火箭弹，进掩体”的指令。  
瞬间，爆炸声传来，我迅速卧倒、穿戴好防护装具，利用数秒种的炮火间隙，快速地冲向防空掩体。在我到达掩

体后不足20秒时，爆炸声夹杂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轰动着地面，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此次袭击共有五枚火箭弹落入梅纳卡营地，最近的炸点离我们分遣队一班房舍仅15米，门窗墙体上留下百余个大小不一的弹痕。营区监控显示，那枚火箭弹爆炸前8秒，最后一名战友才进入掩体。“细思极恐”，如果分遣队没有每天组织安全防卫演练，如果那位战友稍有迟疑，后果不堪设想。  
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一次袭击，发生在除夕的那天清晨。  
5时40分，我正在前往尼日尔步兵营的路上。刹那间，熟悉的“飞哨声”由远及近传来，我立刻双臂垫胸卧倒在开阔的路面上，2秒后，爆炸声传来。伏贴地面的几秒钟犹如几个小时那么漫长。当时的我，脑海里全是亲人与战友的身影。  
事后发现，一枚火箭弹在尼日尔步兵营营部实体房爆炸。我真是“幸运儿”！要不是在路上和几名友军“非洲式问候”了几分钟，我可能正好与那枚火箭弹“不期而遇”。

满身灰尘的我回到营区后，战友们边安慰边调侃：“恐怖分子可能知道我们今天过年，一大早就为我们放‘鞭炮’庆祝哩！”惊愕之余，我被战友们的乐观心态所感染，一下释然了很多，与战友们一起贴春联、准备年夜饭。  
战乱导致贫穷。平时我们在营区外施工，常有衣衫褴褛的牧童骑着瘦弱的毛驴向我们比划着喝水、吃饭的手势。每次将水壶里的水分给他们，牧童总是如大旱逢甘露般一饮而尽，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那一刻，我很想念祖国，“这个世界并不和平，只是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很庆幸我的青春五彩缤纷，我的祖国繁荣富强！”  
维和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我也在不断成长。从第一次遇到恐袭时的慌乱到逐渐应对得沉着冷静；从陌生的特情处置到高效的上传下达；从沟通交流的“畏手畏脚”到如今的自信满满……  
作为一名亲历战火的“马里蓝盔”，我的青春与“战火硝烟”相遇，我的梦想是“战乱不再、世界和平”。  
(刘晓帅整理)

## “和牦牛谈恋爱”

■卢金鹏 孙 曦

“把青春交给这个地方值得吗？”他不由得问自己。  
崎岖的山路，两边都是悬崖，他像坐了趟正宗的“过山车”，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车子先是慢慢沿着陡峭的山路上行驶，然后又沿着更陡的山路下山，他们在车里紧紧地抓着护栏。  
望着前方山上的五个大字：“康定欢迎您”，他知道目的地要到了。沿途的汉族风情也渐渐转变为藏族风情。新都桥是个小镇，镇子上大多是藏民，物资也很匮乏。带他们的班长一路指指点点，好像和镇上的每座建筑、每个人都都很熟悉。谈话间车子终于开到了营区门口，路两边是欢迎的战友。下车后，透过大铁门，他看到里面全是石子路，数得过来的几栋营房，院子里写满荒凉。  
初来乍到，训练量不是很大，考虑到高原反应，领导让新同志们慢慢熟悉。这和他想象中的军营生活完全不一样，见到的风景唯有传说中的六月飞雪和鸡蛋大的冰雹，也许只有傍晚的火烧云和夜晚的流星能让他暂时忘记辛苦。除去这些，剩下的是日复一日的单调。白日里看到最多的就是牦牛，黑夜里发光的只有满天繁星。牦牛和繁星，这样一想也挺浪漫的。“再浪漫300天吧，300天后就可以回家了。”他想。  
单位驻训执勤任务特殊，他半年才和家人打一个电话。有次接到紧急任务，凌晨一点，指导员刚睡下就被叫起来带着他们立即出发。在车里，指导员边动员边安排任务，最后说了一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党员跟我上。”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没有一个人犯困打瞌睡，大家眼里都闪着光。他想起不久前与妈妈通的一次电话，本想一肚子的苦水向妈妈倾诉，可妈妈在电话中没有安

慰，只给他两个选择：留队或者考军校。而他的回应是：“我要做一名厨师，不甘心在这个只能与牦牛朝夕相伴的地方浪费青春。”  
营区后面是垃圾场，每次他去倒垃圾总有几头藏族散养的牦牛跟着他，老大，铁蛋，小黑……他给它们起了名字。他有时会帮藏民挖水井，搬东西。有一次，满头大汗的他抬头看到阳台上，一名藏族小男孩在对他们敬礼，他和战友们笑着向小男孩回礼。  
母亲节到了，身边的战友都高兴地给母亲打电话，送上节日祝福。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他给了母亲一句承诺：准备考军校。  
决定考学后，领导和战友都非常支持，给他时间和环境来复习迎考。他放开手脚全力冲刺，大半年的加班加点，最终换来了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转眼就是离开的日子，300天数完了，他却开心不起来。“为什么？”他说不明白。第二天早上，战友们都到门口送他，他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哭。可当那个最初带队的老班长，走到他面前抱住他说：“不错，小子，到那儿边好好干，以后常回来看看”，他终究没能忍住，嚎啕大哭起来。严厉的老班长像一根引线，点燃了他的不舍。他爱班长，爱战友，爱新都桥。  
坐上车，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营院，还有那面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他在心里说：“我一定会回来的！”车子缓缓地开着，路边出现了一群牦牛，他想起了指导员检查军容风纪时和他们说的话：“头发这么长，一个个的这么帅气，是要和牦牛谈恋爱吗？”他笑了，“对呀，我就是要和牦牛谈恋爱！”  
版式设计：高旭尧  
刊头供图：冯 非 李小明